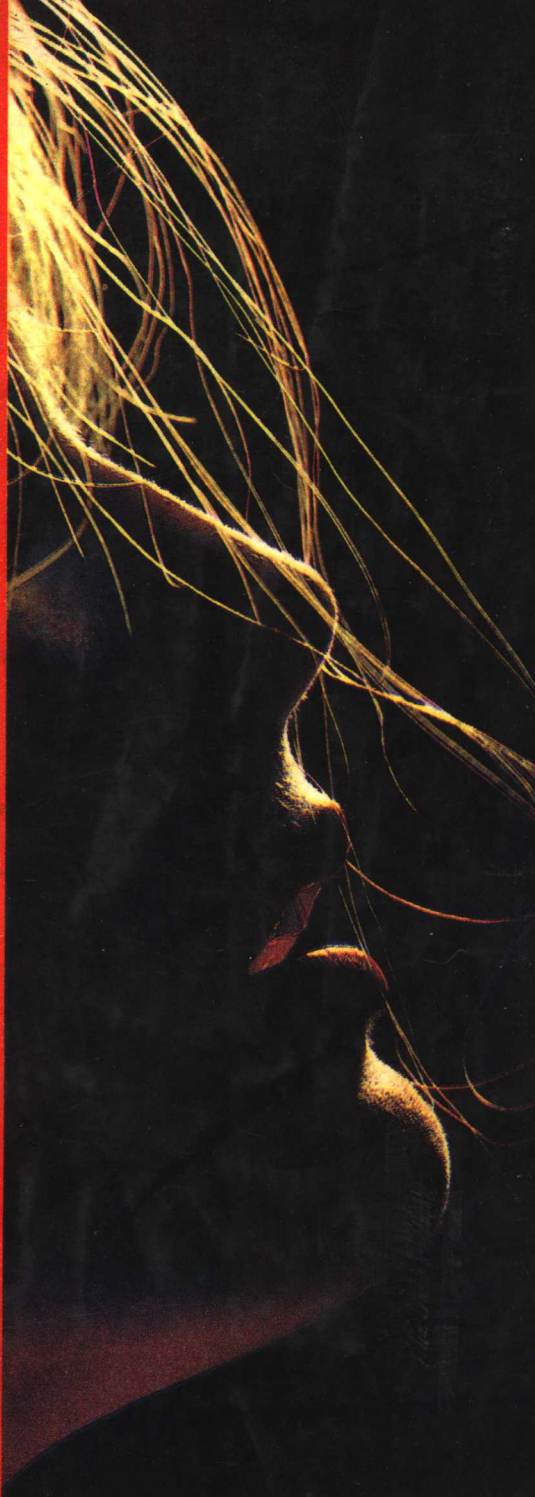


《纪实奇观》丛书

上海大血案

周云发 著

仇杀·情杀·无名杀·秘案·隐
名案



I24
425

上海大血案

周云发 著

内 容 简 介

扑朔迷离的上海滩，人事险恶，案件累发。国民党在这里营魔舞杖，不法分子在这里行骗杀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屡屡遭到威胁。

被誉为“杀手克星”的公安干警，勇敢、机智地与不法分子展开了殊死搏斗。书真实地记录了几位在上海市知名度甚高的公安干警所承办的大案、要案。它在披露扣人心弦的案情的同时，揭示了案情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它不是一般的惊险小说，而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真人真事。

(吉) 新登字05号

上海大血案 SHANGHAI DAXUEAN

周云发 著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8.25印张 2插图
190 000字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3年4月第1版
印数：7 000册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5.40元

目 录

本书
目录

- 一、验尸台边的问号 (1)
- 二、名律师传奇 (21)
- 三、冒险的代价 (49)
- 四、杀手克星 (94)
- 五、叛逆者之路 (156)
- 六、刀光幢影 (171)
- 七、白色恐怖下的日日夜夜 (203)

验尸台边的问号

警笛呼啸拉响，疑难大案积案破获之后，人们往往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公安第一线的侦察员、预审员们，赞誉他们为人民树立的功勋。但公安保卫是架庞大周密而又完备的机器，种种掌握特种技术而又鲜为人知的“侦察员”们，以他们所熟练驾驭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和第一线的侦察员、预审员的默契配合，才出色地奏响了一曲曲征服人类罪恶和隐秘的凯歌。

让我们从人材辈出、群英荟萃的杰出战士中撷取普通的一员——白衣侦察员、上海市高级法医李延吉的事迹，从他那出色解开——奥秘的日常工作中，剖视人民卫士一颗赤诚的心吧。

才华横溢的“话剧皇帝”、电影表演艺术家石挥不幸陨落东海。是李延吉法医挖出遗骨，认定身分，为他解除了“叛逃出国”的罪名。

1959年春天，不寻常的反右斗争过去不到两年，位处东海边的南汇二灶洪地区，发现一具海漂的尸体。死者的穿着与众不同：用料讲究，式样新颖。当时南汇县属江苏省管辖，当地公安部门辨认不出身分，便作为无名尸体就地掩埋……等到南

汇县正式划归上海以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南汇有一身分不明的海漂尸体，由市公安局组织专门人员，会同南汇县公安局同志，前往二灶洪地区近海边的尸体埋葬地。经当时参加掩埋尸体的农民曹志清等指认葬尸地点后，李法医在他老师——赵宪章法医指导下，破土挖掘，连挖两处未获尸体。此刻，众人犯愁了，漫漫海边，茫茫芦苇荡，哪里才是所要寻找的海漂尸体的埋葬处呢？

李延吉默默地走到一边。他想起人体腐败后成为有机肥料，会使植物长得更茂盛。他举目四望，寻觅着芦苇丛。果然在一处长得油亮碧绿的芦苇丛底下，挖出了尸体。

那是什么样的尸体呀？全身衣服大部分已腐烂，仅有少部分残片存留，全身肌肉已尸蜡化，头部因软组织腐烂只剩了一个骷髅。李延吉心情沉重地把这些尸骨带上了验尸台。

检验结果：此人已被埋葬一年零七个月之久。按其衣服残片正是当地群众反映海漂尸体的服饰，此人可能是一位华侨或文艺界人士。但近两年，没有华侨在国内失踪的案件。那么，会不会是文艺界人士呢？

职业习惯使李延吉的脑子里早已贮存了众多失踪者的情况。此时，他陡然想起至今下落不明的影星石挥，似有所悟，于是仔细地撬开死者牙床，一颗颗仔细检查起来。

齙齿！有这样明显的特征，何愁确定不了身分呢。但要确认该尸体就是失踪长达一年零七个月之久的影星石挥，需要拿出证明石挥身分的可靠科学证据来。李延吉在他的老师赵宪章法医的指导下，开始鉴定该尸体是否确系是石挥。他们收集了石挥以往在医院中检查身体和医疗病史记录、X光摄片以及剧照等。对牙齿进行个人同一鉴定，根据尸体颅骨的牙齿缺落位置、齙牙修补的银汞、X光摄片图象及错位牙的位置方向和正常

的位置、数目等，均同石挥 1956 年 10 月华东医院口腔科病史记录和龋牙修补后的 X 光摄片图象完全一致，从而确认是石挥无疑。于是，外界沸沸扬扬谣传的“石挥在逃亡中溺死于香港界河里”的言论，自然是不攻自破。

那么，石挥又怎会从水银灯下投入东海呢？

事情不得不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早在燃遍抗日烽火年代，25 岁的石挥就在党所领导的上海剧艺社《正气歌》一剧中扮演主角文天祥，他出色的表演震惊了上海剧坛，从此一举成名。后来又在《秋海棠》、《夜店》、《雷雨》中成功地饰演了不同身分的正、反两面角色，无论是扮演令人辛酸的穷艺人，还是扮演败家子甚至阴险毒辣的店老板，都给人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象。他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声誉。当年艺术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在台下看到石挥扮演的秋海棠，也禁不住弹泪，并为石挥大鼓其掌。就这样，解放前他被上海观众称之为“话剧皇帝”。到了 40 年代，石挥跻身影坛，表演才华日臻成熟。

解放了，50 年代初，他和王丹凤等一批爱国的电影演员先后从香港回到上海，准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大显身手。短短几年，他在《我这一辈子》、《宋景诗》、《情长谊深》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又导演过《关连长》、《鸡毛信》、《天仙配》等影片，其中《鸡毛信》曾荣获 1955 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优胜奖；此外，他还自编自导过影片《雾海夜航》。总之，新中国为他的艺术才华创造了一个广阔驰骋的天地……

1957 年，反右斗争的浪潮击到了他的身上。“鸣放”期间，他的耿直尖锐，引来了大祸。批判、“帮助”连续不断，直到有一天上午要召开大会与他“辩论”时，才发现他已不告而别。

这时，石挥离开了人群，离开了心爱的摄影棚，正徘徊在

茫茫的东海边上。他已经无法洗刷横加给自己的不实之词。在银幕和舞台上，他可以挥洒自如地扮演喜怒哀乐，而在如今的生活中，认真、自重、自尊，使他无法作一点点应变。他终于诀别了心爱的艺术，投入了大海……

那一年，他才43岁，正是年富力强报效祖国的创作旺盛之年！

石挥失踪后，社会上传说纷纭，有的说他后悔了，他想偷渡出境逃亡香港了。可是，罗湖桥是最好的见证：解放初，石挥曾踏着充满希望的有力脚步踏过它的身上，不过那是石挥从香港归来。只有他归来的脚步，从无他叛逃的身影。

现在，我们的李延吉法医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给大家作了一个最明确的回答。

常言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一件震动全国的大案，就仅仅因为一厘米之差，全案不能了结。是李延吉和同事们以娴熟的技术，发现了这一厘米，全案很快真相大白。

5年前的盛夏，美丽的南方滨海之城厦门市。傍晚，车来人往，繁华熙攘。突然市区的西北上空闪起一片刺目的亮光。“轰！”紧接着一声闷雷般的巨响，震耳欲聋，顿时周围一片黑暗。

原来是一辆从轮渡码头开往火车站的满载乘客的“巨龙”式公共汽车发生了强烈爆炸。全车乘客一百几十个人，当场炸死29人，重伤、轻伤100多人，成为解放30多年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罕见的特大恶性案件。

汽车钢梁被炸裂掀开，爆炸中心点的前节车厢被炸得破烂

不堪；7只单座椅架全部抛出车外，有的座垫被炸飞到50多公尺外的屋顶上。

横跨马路的高压电线被炸断了；

周围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波及破坏；

附近人行道、树上、屋顶上血迹斑斑……

“一定要查出残忍的罪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乃至中央领导同志都作出了指示。

盛夏期间，车上乘客衣衫单薄，好多人身无证件，众多死者，究竟是谁？办案小组的公安人员奇迹般地在5天内基本查明了身分。

在解放军驻厦门部队的配合帮助下，公交、汽车运输部门多次模拟试验，按冲击波波及范围等验证确定了炸药的用量。

国家海洋局有关研究单位和厦门大学化学系、海洋系采集爆炸汽车5至7公尺的尘埃含量作化验分析：爆炸物系硝铵类炸药。

凶手是否被炸死在车内，他又是谁？专案组对三名距爆炸点最近的死者作了详细调查。其中一名是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助理工程师，正与另一同事乘车去赶火车，不可能是罪犯；另一名是一位铁路列车员，刚告别妻儿去赶火车当班，且背面比正面伤重，同样不可能是罪犯；而第三名却是无名残躯，是全部乘客中唯一的身分不明者。

办案组同志在众多面目全非的残片中，按损害程度，找出了靠近爆炸点的一把钢卷尺碎片，四件本省出品的棉毛衣裤碎片，它们均非上海的助理工程师和当地列车员的生前之物。这样，无名死者最有可能是本省人士，也是这次爆炸的罪犯。但此人是谁，为什么这样丧心病狂，他死后会不会仍有藏着炸药的同伴在伺机作案……一连串无法解答的问题深深牵动着大家

的心。

为了寻找无名死者，弄清真相，就对无名死者的残骸作全面推断：按骨骸分析，死者身高为 165 公分，肠内发现一条美洲钩虫及其他虫卵，专家认定是长期生活在南方农村所致；肠溶物呈草绿色，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报告：这是叶绿素代谢产物，说明此人长期偏吃蔬菜之故。于是，向南方农村发出协助侦查的嫌疑对象是身高 165 公分的男人，可直到第二年，无名死者的面目仍是一个谜。

从中央到福建省委，对此案极为重视，决定请全国各大城市公安局的法医共同会诊这一包骨骸。就这样，这一包尸骨几经辗转，来到上海，摆到了李延吉法医和他同事们的工作台上。

他们一段又一段地接好折断碎裂的骨块，发现股骨衔接处的骨髓腔有细微不一，仔细观看，确定此处少接了一小块碎骨。小块碎骨有多大，又在哪里呢？李法医他们重又把余下的碎骨全部取出来，一一挑选过目，最后李法医把一块小得只有一个厘米长的碎骨接上，发现尸骨的骨髓腔才严密吻合，天衣无缝！

别小看这一个厘米的长度，尽管它是那么短，那么微不足道，可每一位法医都懂得：股骨误差 1 公分，对人体的身高推断就会误差 10 公分。而 10 公分的误差，就会对确认罪犯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重新鉴定的报告寄到厦门：侦查对象又改为身長增高 10 厘米的范围。很快查到了某劳改农场下落不明的逃犯。经侦察员长途跋涉，又找到了其他证据，终于查明，逃犯确会爆破技术，曾携带足够爆炸用量的硝酸类炸药从亲属家跑往厦门……

1 厘米解决了身高的大问题，全案了结，真相大白。

昔日的“上海小姐”，倒毙在自己的卧室中。谁是凶

手？法医为侦察员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幽静的上海住宅区一家里弄公寓的底层，居住着昔日上海十大美女之一——蒋某某。想当年，这位“上海小姐”，芳名轰动十里洋场。她丰姿绰约，仪态万方，那楚楚动人的面容，那举手投足间的一颦一笑，倾倒了无数的洋场阔少。那时她象一朵娇艳的鲜花，无论来到哪里，都有一群人蜜蜂般地嗡嗡缠绕在她的石榴裙旁。

蒋某某的美貌，也曾引起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一些好色之徒的遐想。有一年，那个玩弄过无数妙龄少女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上海，忙完“军务”之际，仍忘不了用女色“调剂调剂”。他专门举办舞会，招待并宴请上海十大美女，蒋某某等明知此人是一个恶棍与魔王，但迫于淫威，不得不出席作陪。席间，戴笠流连往返在十大美女裙裾之间，好比苍蝇钻入鲜花丛中。蒋某某出众的姿容使他惊羨不已。但蒋某某早就风闻戴笠这个好色之徒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因此，她在丈夫的陪同下，稍事礼节性的活动之后，迅即离开了虎口。岂知戴笠念念不忘美人梦，企图让蒋的丈夫到军政部门从职，以利于控制。蒋某某忧心忡忡婉言谢绝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她才保全了自身的清白……

时光如流。转眼间，三四十年的今天，“小姐”已成了年近古稀的老妪，只是因营养与保养较好，看上去还不到 50 岁的模样。平素她的家人不在上海，她独居在这间 2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1983 年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序幕拉开不久，同宅邻居发现：蒋家门窗紧闭，整整两天没见她露面，与往日生活习惯相比，显著反常。邻居越想越感蹊跷，即向当地派出所作了报

告。

民警闻讯后，急赴蒋家。敲门无反应，就打碎玻璃窗入室，发现蒋某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上还盖着一块浅黄色的枕巾……

公安分局的侦察员和法医现场勘查后，又请市局刑侦处侦察员和法医陆振芳等同赴现场。

打开房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居室幽雅而又整洁的卧房。桌上纤尘不染，放着一杯茶，烟灰缸里有几只烟头，橱柜、箱子纹丝未动，电视机仍好端端地放在原处。蒋某某的尸体静静地仰卧在床上。

陆法医走上前去，揭开覆盖死者脸面的枕巾，只见死者面部青紫、肿胀，鼻、耳孔均有血迹；又掀开盖着身体的棉被与床罩，看到死者上身穿黑色羊毛开衫，下身着咖啡色西裤，外衣装束整齐。仔细观看，颈项部也没有绳索吊勒引起的索沟和损伤痕迹，但下颌下缘却有左右排列的表皮损伤四处，显然是生前被人用强力捂嘴、扼颈窒息死亡。

凶手为什么要杀她，她又是如何被扼死的呢？

该案的他杀性质和作案手段是什么呢？市局特地组织法医与侦查人员联席讨论。李延吉法医在会上提出要在尸体上进一步查找、判别作案手段和作案过程的根据。李法医把死者身着衣物放在特种光线下检查，发现在死者穿的内裤后侧从裤裆到近大腿内侧膝部，有大面积似尿斑痕迹，化学分析，证明确系尿迹。显然这是死者被窒息时，尿失控而引起的。李法医指着尿迹蔓延的流向，进而分析，这是死者在坐态情况下被扼窒息，然后又被凶手抱上床去，再行扼颈而死亡的。李法医和他的同事们分析出罪犯的作案手段、作案过程，为侦察员破案打开了思路：

“现场无搏斗痕迹，蒋某某好端端坐在椅子上被扼死，说明她坐着接待凶手，没料到对方会扼死她。”邻居们反映：蒋某某为人十分谨慎，从不放陌生人进屋，对只是一般熟悉的客人，让进屋后顶多倒杯开水；唯有对特别熟悉的客人，才在请进以后，泡茶招待。那么桌上的一杯茶是招待哪一位熟人呢？

鉴于尸检证实，蒋某某死于两天前的晚上八九点，体内无精液，于是很快就排除了财杀或奸杀的可能，确定了侦查范围与嫌疑对象。那个自作聪明，杀人后又伪装静态现场的罪犯不日落网。

提起罪犯的作案动机，却也使人深思。原来杀人犯是30多岁的周某，他平素思想意识低下，生活作风不严肃。几年前，曾因工作关系偶尔听说这里住着一位旧上海的“美女”，就好奇地慕名上门。那一年，蒋某某看上去风韵犹存，象个中年女子。尽管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周某竟也会垂涎她的姿色，以请蒋某某教他跳舞为名，强行拥抱、调戏。蒋某某当然不从，把他赶出了家门。但她又怕得罪这位熟悉的年轻人，因此，此后只是奉上茶水，以礼相待。

全国范围内展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后，一些犯罪分子坐立不安，有的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动投案，得到宽大处理，重新做人。但也有的人，存在侥幸心理，企图逃避法网混过去，周某就是其中一个。在1983年10月下旬，他突然来到蒋某某房中，威胁她不准检举往事，气势汹汹。蒋某某吓得要叫，于是周某用罪恶的手捂住她的口又扼她颈脖。谁知蒋毕竟年事已高，顿时口鼻出血。周某一看出了人命，才知大事不好，慌乱之下，又把她抱上床去，伪装了一个蒋某某入睡后死去的现场。尽管他自作聪明，没有留下指纹，可他象一切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罪犯一样愚蠢。他们当然不会懂得也不会想到：现代化的

破案手段会使一切犯罪分子原形毕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高明”的罪犯都将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80年代的“拦车告状”发生之后，李法医尊重科学，当好首长决策的参谋，鉴定了14年争论不休的积案，解脱了几十名清白无辜的干部与群众。

轿车在柏油马路上稳稳地疾驶，司机想到车上坐的是北京来的首长，尊敬的目光不由从反光镜向后看了一眼：这位女首长，50出头模样，一头短发，朴素的装束，神情和蔼，虽说不知身分，可从中央来到咱太原，关心咱山西，准是一位深入基层，体恤群众的好领导。

司机稍一走神，险乎撞上一位女青年。猛一刹车，“冤枉呀，冤枉！”女青年竟拦住车头叫起冤来。

常说古时候有拦轿告状的，谁想到1983年的秋天，在山西省府太原市竟出了一个“拦车告状”的。女首长和气地打开车门，只见那拦车女子递上一封厚厚的信，连连要求女首长把它带给黄克诚爷爷，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车上坐的是中央纪委常委刘丽英同志。

刘丽英同志接下这份“状子”后，找了省委有关领导，方知道：拦车女子告的是一件14年前轰动太原市的死亡积案，案发后曾多次侦查，前后牵连波及达70余人。其中10多名重大嫌疑犯被关关放放，至今还拘押在监狱里，发案的这家山西省大型有色金属冶炼厂人心惶惶，纷纷设法调离这是非之地，生产可想而知。

刘丽英同志初探案情与办案经过后，指示：这件案子是他

杀还是自杀，已经四起四落还无结论，这次已是第五次重提了。是自杀，要有科学根据；是他杀，要找出凶手，一定要把结论落到实处。

14年过去了，死者埋在地下早已腐烂，怎么办？下决心抽调特种人材——南北法医高手，开棺验尸，鉴别死因。

公安部陈法医，北京市公安局赵法医奉命先期到达，掘墓理尸骨，忙了好一阵。

接着，天津市公安局董法医和本文主人公——上海市公安局李延吉法医也按期到达。

强将聚集，兵分二路：北京的一路；李、董二人又是一路。各自分头勘验鉴定，然后二路汇合，相互验证，提出结论。

李法医翻开案卷，查阅案情，双眉拧出了“川”字：

案件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战乱年代——1969年9月。在武斗成风，人命如同儿戏的年月，竟因一名普通工人的死而掀起了轩然大波，足见事情不同寻常。

死者高占荣，生前是太原市一家大型有色金属冶炼厂老实巴交的仓库工人。有一次，外单位将两只氧气瓶寄放在厂里。他怕无故被人引爆，就放进仓库妥为保管。仅一天时间，就被寄放者取走了。谁知祸起萧墙，就在他回到晋北繁峙探亲之际，厂里急如星火，频频打电报、写信，犹如下达12道金牌似的令他速即返厂。回到厂里，竟说他藏过“炸弹”，还无中生有地追问他拿了多少钱去做子弹……

“一颗子弹可就是一条人命呀！”胆小的高占荣在淫威高压、责令“交代罪行”的高潮声中，惨死在铁路旁。

案发后，当地法医鉴定，结论是：自杀。

然而，派性加上极左，好似恶虎添翼，远远地背离了科学和真理。一派说，这是另一派为了“灭口”而故意逼供致死的，

于是，把自杀说成为“他杀”。

他杀，谁是凶手？谁是组织策划者？从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后这件“凶杀案”竟牵连到七十多人。其中，有人对“凶杀”供认不讳；更多的人却是反反复复，今天交代，明天推翻，长此以往，案件竟无法了结。于是，重提死因，最后，因无法论定，“挂起来”再说。

合上案卷，李延吉愤慨地忆起了无视科学、不讲法制的荒唐年月。

“要用科学回答问题！”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董法医来到尸骨边，仔细观察、研究，决心为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决策作出精确无误的鉴证。

被清洗去腐肉的尸骨完好地搭出了人体，尸身筋骨整齐，而骨折伤痕遍及全身：后背肋骨、脊柱骨折，盆骨、髓骨、小腿骨等多部位的粗大骨骼均有骨折，一望而知，这么多、这么凌乱的伤痕决非一般人力而为，唯有强大的机械动力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显然与交代又推翻的供词：“先打死，后把尸体丢上轨道压碎”不符。

李延吉把他的初步意见与赵、陈二位法医一交换，他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会心地笑着说：“英雄所见略同嘛！”

看来，南北两路法医认定是自撞火车无误。然而法医不能只下简单的结论，还要回答出：死者是在什么形态下撞火车的？对遍身的骨折，必须逐一说明其致伤的过程和原因。对此，四位法医又陷入了沉思。

李延吉是全国法医学会理事，年逾 50，从事法医工作 30 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从来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不断地将现代科学的发展成果吸收到自己的工作中来。“微量分析”、“生化学”，以及物理化学等新领域都是他潜心研究、涉及的课

题。这次，他按力学原理画出铁轨路基和人体的各种排列位置，绞尽脑汁思索起来。

“董法医，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解开了一道难题，李延吉高兴地拉着董法医，边解释边模拟死者当时被火车撞的情景：高占荣背对火车站站在铁轨中间偏左侧处，火车呼啸而来，车头下方突出的部位猛撞高的右下肢；由于重心和惯性的作用，死者身体在瞬间被撞倒向后，随即被抛出轨外，像侧滚翻扭麻花似地滚下铁轨路基，左膝盖和右手掌首先着地……

“对，对，是这样！”董法医高兴地喊道。

为揭示事物的全部真相，他们又仔细审阅案卷，指出原供词中的伪供：

“案发那天，恰逢新月，没有月光。‘检举人’和‘作案人’却说，相互之间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案发当晚 12 点到凌晨 2 点，太原下了雷阵雨，但众多‘作案者’在这段时间内‘转移尸体’，却始终没有说出这一特定的天气特征。”

“死者撞火车的地点，是距公路岔道 200 多公尺处，‘作案者’却说，下了公路就把尸体放在岔道口的铁轨上，显而易见，这伙‘作案者’的供词与实际情况不符。”

……

法医们第 4 天就向司法机关汇报，刘丽英同志也来参加，刘丽英十分尊重科学、尊重群众。她说：把原办案组全体同志请来，把当地法医请来，宣读鉴定后，再请到会同志提出疑问，力求做到分析案情真实、可靠，万无一失。

晋池宾馆的礼堂里，人头涌动，刘丽英亲自到场。法医们宣读鉴定结论后，由法医在地毯上滚翻跌爬，模拟死者撞上火车的表现形态，并一一说明死者全身每处骨折的形成经过，到